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第2辑

XI FANG ZHI
ZHE REN
GE CONG SHU

李御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狂飙人格

歌德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飙人格——歌德/李 御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1867-8

I. 狂…

II. 李…

III. 歌德, J. W. V. (1749-1832) - 评传

IV.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506 号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40 千字

ISBN 7-5354-1867-8/K·82 定价:1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mu lu

叛逆天才	1
掰碎花瓣的“顽童”	2
第一声歌唱	7
无声的反抗	13
“美丽的怪物”	22
涉猎广博的旅者	34
甘为平民之夫	46

自由化身	54
寻找葛兹	55
呼唤普罗米修斯	62
凝望埃格蒙特	67
“找到了我自己”	73
有翅膀的鸟为何飞不动	80
生命中的另一半	87
会晤贝多芬	103
浪漫诗神	108
初恋格丽琴	109
钟情布里昂	116
烦恼的维特	127
最初的婚约	143
不倦的爱	159
绝唱《苏莱卡》	168
痴恋乌莉克	177
皇冠之作《浮士德》	185
双重性格	192
风流放荡与情感主宰	193
轻视封号与折腰让道	197
自行摘去的“障眼罩”	200
藏匿家中的妻子	204
自由树下进与退	210
臧否拿破仑	214
渴望阳光	220



叛逆天才

pan ni tian cai

我失去安宁，
内心烦闷；
要找回安宁
再也不能。

——歌 德

掰碎花瓣的“顽童”

已经载入德意志民族史册的这一天,当时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征兆。

1749年8月28日,位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一个富有但并不十分显赫的家庭,在太阳运行至穹隆之顶,时钟敲响十二下之后,降生了一名男婴。

他,就是后来成为一代诗神的沃尔冈夫·歌德。

在一个重名分重门阀的社会里,顺着男婴的身世往上追溯,是难以找到多少可以值得夸耀的成分的。

祖父弗利德利希·乔治·歌德,是柏林根地区小集镇上一个以打铁谋生的铁匠世家的后代,不知是出于对铁锤敲击铁砧那种震耳欲聋声响的惧怕,还是出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向往,他选择了远离喧嚣,比较干净轻巧的裁缝职业。他继而迁移出那个小镇,来到了法兰克福。

这座以商业中心闻名的德国中部城市,尽管可以招来四面游客、八方商人,却并不垂青于这位来自小镇的裁缝。为安身立命,只好屈就自己,与一位寡妇过起了日子。好在寡妇的前夫留下了一片酒店,他一边做他的裁缝手艺,一边与寡妇经营酒店。

寡妇后来成了歌德的祖母,她是位极慈祥的老人,她为养育歌德的父亲以至培育歌德本人,都付出过极大的心血。

歌德祖父与祖母经营的酒店,生意日趋兴隆,手头也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

这样,等到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巴尔·歌德出世时,家里已经能够很宽裕地安排他的生活,设计他的前程。他先是在莱比锡大学学完了法律,接着又在斯特拉斯堡和基森获得了博士学位。

也许是莱比锡大学的学习生活给歌德的父亲留下了太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到歌德 16 岁时,他不顾歌德本人的意愿、兴趣和爱好,一定要歌德上莱比锡大学,也要学法律。这种有违于歌德天性的做法,自然会引起歌德的反抗。

歌德的父亲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母苦心经营所给他提供的经济来源。他不但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且游历了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这对当时的一般学者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但这位满腹经纶的儿子,却始终未能像父母所期望的那样出人头地。即使他们不惜重金从宫廷为儿子买到了一个顾问的头衔,但由于出身卑微,也未能在贵族中谋到发挥才能的一席之地。

人生失意,使得歌德的父亲抑郁寡欢,他远离公众生活,独自在家翻修住宅,整理图书、画册,撰写出国游记。

上帝也许认为这样对待一位饱学之士有失公允,在他的爱情生活中,赐予了他一片亮色。在他的人生即将刻下第 38 道年轮的时候,他拥有了一位比他小 21 岁的妻子。她年轻漂亮,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她理解丈夫,处处体贴丈夫;她还是有名望的市长的女儿。

失意与得意,形成了歌德父亲性格上的反差,表面上近乎冷酷,内心却挚爱着妻子和儿女。歌德在谈到他的父亲时曾

这样写道：“一位虽非常慈爱和善良而认真的父亲，因为心里抱有很柔和的心情，在外表却始终呈现铁似的严峻。”（《诗与真》第6卷）

父亲性格上的外冷内热，无疑会对歌德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歌德影响最大的是语言方面。歌德年幼时就能掌握多种语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亲的指教。

歌德的母亲卡特琳娜·伊丽莎白·泰斯托尔对歌德的影响是终其一生的。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市长女儿，极擅长于给小歌德讲童话、圣经故事，以此激发孩子的丰富想象力。她还经常给小歌德朗诵民间歌谣，那些极富韵律之美的歌谣深深吸引了小歌德，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诗的种子，歌德诗歌上的启蒙教育者当属他的母亲。德国浪漫派女作家别蒂娜·勃烈塔诺曾经与歌德有过一段密切交往，她在《歌德与一个小女孩的通信》这本书中，对歌德的母亲如何从小调教小歌德有着非常生动的描述。

在歌德的家人中，再一个对歌德产生影响的就是他的祖母。这位总是把希冀寄寓于后世的老人，率先把歌德引进了一片洋溢着艺术氛围的崭新天地。在歌德出生四年之后的圣诞节，祖母特地安排歌德和其他孩子一起观看木偶戏，这件事给歌德印象极深，以至许多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戏剧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歌德，从那以后，他不仅成了木偶戏的热心小观众，有时还与妹妹以及小朋友们在一起效仿演出。当他走上文学之路后，喜爱戏剧、创作戏剧的热情始终不减。

良好的家庭教养和优裕的生活环境，并没有能使歌德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在他身上，也有着一般小孩所有的淘气与顽皮。

在五十多岁之后,歌德写作自传《诗与真》时,开篇就叙述了他年幼时的一个调皮故事:有一回正好是卖陶器的集市期,歌德的家人不单置备厨房要用的东西,而且还给小孩子买了一些小炊具、小食器来给他们玩。一个晴朗的下午,家中一切都很宁静,小歌德带着大人给他买的盘儿锅儿在可以直接与街外和露天相通的“格子间”玩着,但总觉得玩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将一个盘儿从“格子间”抛到了街上,只听它摔得声音清脆,他觉得很高兴。已故市长的儿子奥克逊施泰因也乐得直拍小手掌,并且喊道:“再来一个!”听到小朋友的喝彩,小歌德毫不犹豫地又把一个小锅马上扔到了街石上。小朋友们不断地叫嚷着“再来一个!”小歌德就不断地一个又一个地把家里给他买的盘儿、锅儿、罐儿通通摔下去。邻居继续为他喝彩,他又极想博得他们的欢心,可是,属于小歌德的家什全都摔出去了,邻居还是在喊着“再来一个”!他径直跑到厨房去,把陶瓷盘拿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朝街上摔。他就这样跑进跑出,把自己能够拿得着的盘子碟子全都摔了出去。那些留存下来的瓷器,是他所无法拿到的。

歌德在追忆这个儿时的调皮故事时,还不无诙谐地说:“拿那么些破碎的陶器至少换来一个开心有趣的故事,特别是那个恶作剧的发明者奥克逊施泰因家三兄弟一辈子还引为笑乐。”

孩提时的歌德,常常掰碎花瓣,呆呆地观看,那眼神所流露的,是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探寻与睿智。虽然家人因此而责怪他,但并没能阻止住他探寻的目光和伸出去的手,甚至还有更出格的举动。他从家里的鸟笼子里,把鸟抓出来之后,拔掉羽毛,像观看掰碎了的花瓣那样,观看光秃秃的鸟和抓在手

中的羽毛。

家人似乎从小歌德的目光中感悟到了什么，从责怪而变成容允。对好似与生俱来就具有反叛基因的小歌德来说，责怪也好，容允也罢，都无关紧要，他依然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继续着他的“淘气”与“顽皮”。

在歌德的童年生活中，有着许多类似于掰碎花瓣、拔掉鸟毛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虽然也透着几分孩子式的稚气与天真，但它决不是一般孩子所有的那种撒野和胡来。

对世间事物，有与众不同的好奇，并从好奇中产生出探究未知世界的强烈渴望，这大概是许多杰出人物年幼时区别于一般小孩的一个标志。

小歌德掰碎花瓣，是为了观察植物的结构；他拔掉鸟毛，是想了解生物的构成。粗心的成人也许不太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但孩子在朦朦胧胧的渴望中，却有着很强的目的性。

歌德曾在《诗与真》第4卷中坦陈了孩提时那番“顽皮”的真实动因：“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已感到有探究自然事物的冲动。……我将花儿扯碎，看看花瓣怎样长在花萼里头；把鸟儿的羽毛拔了，来看看羽毛怎样附着在翅膀上。”

违反常规的举动，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向往。尽管这种向往是属于一个孩子的，属于一个幼小的心灵；尽管这种向往是朦朦胧胧的，朦胧得连自己都说不太清，但它却孕育着一种思想，预示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萌芽与发端。

许多年之后，歌德曾这样说过：“一个有思想的人的幸福，就在于他探求了他能探究的一切，并去尊重那不可探究的一切。”

第一声歌唱

歌德的祖父祖母望子成龙的夙愿虽然未能完全如愿以偿,但他们的儿子毕竟成了一位博士,毕竟做了市长的乘龙快婿。企望后裔出人头地、追求门阀的家庭熏陶,使得歌德的父亲一如自己的父辈,精心设计歌德的人生之路,广传博授,严厉有加。

刚到入学年龄的歌德,先是在正规学校就读了一段时间,但父亲总对学校的教育抱有一种不信任感。于是,除了有些课程请家庭教师传授之外,他的父亲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严师。

父亲给儿子规定的课程又多又重,但聪慧过人的歌德在博士父亲的亲自督导下,学业成绩骄人。他很早就学会了拉丁文,他的法文几乎是无师自通;他学习英文仅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就初步掌握了,日后通过练习达到运用自如;他从父亲用意大利语写的意大利游记中,很快熟悉了意大利语;他后来还学会了希伯莱文和希腊文。

小歌德虽然不满于父亲教学的专横,但对知识的渴求,却使得这位天才少年对多种语言兴趣盎然,孜孜以求。他曾经构思了一个故事,然后由兄弟姐妹各用一种文字把故事连缀起来,这样,使得语言的学习变得更加富有情趣;他还从父亲的藏书里,找来法国作家拉辛的著作和其它小说与传奇,边朗读边背诵;当法兰克福被法军占领,他的家成为法军行政长官

驻地时，他结识了法国剧团的一个小孩，这使他的法语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连他自己都说，像“得到神灵的帮助”而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语言。

小歌德年幼时对语言的广泛涉猎，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以及小说、戏剧创作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虽然直到晚年，歌德仍对父亲的严厉抱有某些偏见，但公正地说，从小的系统教育，对歌德而言是受益终身的。

不仅在学业上，在其他方面，父亲的教育也是异常严厉的。他要求孩子们晚上与大人分开睡觉，当歌德有时耐不住，轻轻地溜下床来，要去找家里的佣人作伴时，他的父亲总是披着反穿的睡衣，挡在路中间，把他吓回自己的卧室去。而做母亲的，采用的是一种能够容易被孩子接受的方式，如果孩子能够战胜晚上的恐怖，次日早晨就会奖赏一些鲜桃给孩子吃。这样，母亲在儿子的心目中，总是慈祥与和善的化身。

就在歌德于不满与渴求的心境中继续他的学业的时候，病魔袭击了全家，他受害尤甚。一天，他正为刚买到一本讲述带了钱包和小魔法帽子的《福图纳》童话书而高兴时，忽然感到不舒服，浑身发热，出现麻疹症状。不久，全身都长满了脓包，脸上也给痘疮盖满了，有好些天，他感到眼睛都快瞎了，非常痛苦。

虽然歌德逃过了病魔的劫难，但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在那次和以后的病灾中相继夭折，只剩下了他与另一个妹妹科纳里娅。

歌德的父亲似乎在擦干眼泪的同时，又给病愈后的歌德制定了加倍的功课，以补回因病而耽搁的课业，这使得歌德更

加反感。他继而厌恶父亲和其他家庭教师所教授的文法：“我不喜欢文法，因为我只把它看作任意的法则；文法的规则在我的心目中是滑稽可笑的东西，因为它们给那么些的例外取消了，而这些例外我又必须特别学习。”（《诗与真》第一卷）他认为父亲“自己缺乏天才，一切都从极度的勤勉、坚忍和反复练习得来，所以特别重视我的天资。无论在早年晚年，无论是以郑重其事或诙谐出之，他常常向我断言，假如他有我那样的天才，他会另外一番看待它，不像我那样轻率滥用它的。”

越是把孩子囿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他越是向往窗外那片自由的天空。歌德在紧张的学业挤压下，总是一次次回想为数不多的法兰克福街头的漫步。他觉得，独自一人或者与小伙伴一起在街头蹒跚，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他最爱在美因河的大桥上漫步，那些各具特色的建筑物，静静流淌的河水，闪耀在阳光下的金色风信机，都给了他一种愉快之感；他喜欢游览萨尔故宫，纽伦堡宫，罗马山广场，布劳因斐尔斯和斯太尔堡家族的祖宅；他乐意花一个“克罗采”辅币，去享受摆渡过河的滋味；他总想在集市期间，置身于巴托罗牟教堂周围的商业街道中，随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他甚至怀想初进校门不久，与三个对他怀有恶意的同学打斗时的情景。

这些本该一般城里小孩都能拥有的生活内容，却不属于小歌德，他只能在严格的训导和没完没了的学业重压下，一遍遍回想曾经经历过的但却非常稀少的生活场景。强烈的逆反心理，使他作出了最初的抗争，他采用的方式是经常逃到外祖父母家里去。

住在菲力堡街一个类似于堡垒的寓所中的老人，总是用慈爱的怀抱，迎接自己心爱的小外孙。

小歌德可以在寓所的花园里尽情玩耍,陪着外祖父与园丁一起护理果木花卉。可以与其他的孩子在寓所里做游戏,扮演戏剧中的人物;可以到寓所附近的街道上自由自在地闲逛。

总之,外祖父母的寓所,就是小歌德心目中最好的去处,这里有宁静优雅的环境,能够随心所欲地游玩。这里是处于压抑中的小歌德一片难得的自由空间。

小歌德对外祖父母家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无依恋和喜爱,在他看来,这里的空气都是新鲜的自由的。自己的家却是刻板的,非自由的,毫无生气与吸引力可言。

其实,就两个家的外表与内在在做一比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外祖父母家里所有的,他的家也差不多都能拥有。但在歌德看来,这两个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让他无比倾心,一个让他非常厌恶。

主观情绪的介入,使得歌德笔下的外祖父母的住所是那样的富有情趣,那样的惹人喜爱:花园从屋后展开,面积不小,且收拾得很好。园径大部分用蔓生着葡萄的栏杆围着,园地一部分专种蔬菜,一部分专种花卉,从春到秋,百花轮番地在花坛中装点着。朝南长长的墙是用来种植培养得很好的桃树的树栅,整个夏天,那些禁止采摘的果实熟起来,很让人对之馋涎欲滴。在它的对面,那儿一丛丛醋栗和棘莓,一直到秋天还不断结果。一棵较老、较高和扶疏的桑树,对人也一样有吸引力,一半是因为它长有桑叶,一半是因为蚕是吃桑叶长大的。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歌德的外祖父每天傍晚闲适而又勤勉地亲自护理他所栽培的果木与花卉。

那时的歌德,恐怕还不全知道身处官场的外公也会有他

那样的烦恼和苦闷，只是引发这种情绪的原因不同罢了。他只知道，能逃到这里来一次，他就能过得舒心一些，就能暂时忘却那些烦心的事情。

歌德的外祖父还给歌德弄了一张戏院的免费票，这样，他一瞅住空子，就跑到剧院去看戏。那时候，戏剧创作大师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成了少年歌德崇拜的偶像。

歌德的父亲发现儿子经常偷偷去剧院看戏后，曾进行阻拦，但由于外祖父的呵护与调停，使得歌德还是有机会上剧院看戏。

父辈的严峻与刻板，祖辈的疼爱与宽容，在歌德的生活中，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不过，这种平衡也是极不稳定的，它总是更多地向父亲这边倾斜。

功课仍旧繁杂，生活仍然单调。歌德也不可能每天往外祖父母家里跑，这种反抗的方式逐渐变得只能偶尔用之。

越是这样，越是依恋在外祖父母家里的生活，在他看来，外祖父母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只有他们，才能给他快乐，给他自由。

掺杂着个人的好恶，歌德从小就对外祖父异常崇敬。他甚至承认，他的外祖父有所谓预言的本领，也是他对这位老人崇敬之情达到最高点的原因之一。

歌德深信外祖父有预言的本领，尤其是有关外祖父本人命运的事情，特别有先见之明。这种预见一般是受梦的启迪，也只向外祖母一个人详细诉说。

歌德还就这方面的事情举例说明：在他的外祖父还是一名靠后的市议员的时候，他有一回突然对外祖母说，下一次陪审官出缺他就会补上。说这话不久，果然有一个陪审官中风

去世。他在选举投票的那一天，吩咐全家人都留在家中，等待他的好消息，等待前来祝贺的人们，并准备宴请宾客，后来他果然中选了。

歌德的外祖父在谈起这次仕途高中的预见缘由时，他说了一个梦。他一次梦见在如常进行的市议会全体例会中，忽然那个当时还未去世的陪审官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下台阶，走到歌德的外祖父面前，非常恳切地致意道：“你可以坐我空出来的位子。”说完之后，陪审官就离开会场，从门口走出去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确实有些玄，但它却从一个异常隐秘的侧面，说明了歌德对外祖父那种无与伦比的崇敬。如果要看得简单一些的话，这种崇敬实际源于一个老人对一个小孩庇护之后的回报，这种庇护又是在一个幼小心灵的天性受到压抑的时候，所以显得特别可贵，特别令歌德难以忘怀。

正因为这样，后来成为一代诗神的歌德，把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歌唱献给了自己敬爱的外祖父与外祖母。

那是 1757 年新年的时候，具有文学天赋的歌德，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那年他只有 8 岁。小歌德在诗中尽情赞美自己的外祖父母，诗行虽然显得有些稚嫩，但它却是一颗童心真情实感的流露，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也许当时歌德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最初的歌吟就从曾经深深打动过自己和事写起，实际上他一开步就走走在一条正确之路上。

当一大家人欢聚一堂，喜迎新年时，歌德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外祖父母，尽情朗诵他的第一首诗歌，使得外祖父母与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种浓浓的亲情之中。

从这一刻开始，家人们似乎感悟到了在这名八龄童身上所潜在的才能。

1762 年的元旦，歌德还写下了另一首献给外祖父母的诗。

11 岁那年，歌德还写过戏剧。

所有这些，看成是一名爱好文学的少年试笔也好，或者说是一位作家的创作起步也罢，那都无关紧要。

反正，歌德手中的那支笔从此再没有放下，如同他童稚时掰碎花瓣的手没有再收回来一样，一切都在继续。

无声的反抗

歌德与父亲的冲突，在选择哪一所大学这个问题上，显得尖锐起来。

曾经在莱比锡大学学过法律的歌德父亲，执意要儿子步其后尘，要歌德上同一所大学，学同一个专业。

歌德本人则有自己的打算，他对文学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他 8 岁开始作诗，以后歌吟不断。15 岁时，他曾写过一首长达一百六十多行的诗歌，题为《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这首诗还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法兰克福的一家文学杂志刊发。

即使在不能全部看懂书的意思的极小的时候，他就很有兴致地阅读过不少的小说和民间故事书籍，如《美女麦鲁茜娜的奇闻》、《梯尔·奥伦斯皮格尔》、《约翰·浮士德的故事》等。